



北约曾向阿富汗派出盟军,但是代价惨重,之后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行动更吃力,北约在地区之外的力量投射很有限。

北约的最大错误

因为根本性的错误假设,这个跨国军事联盟已经严重偏离其核心使命,而整个世界都在为这种失误付出代价。

NATO'S BIGGEST MISTAKE

过去20年来,北约和欧洲的安全警察受4项重大、错误的策略假设指导,导致行动联盟严重偏离最初核心使命,这4大错误假设分别是:

第一,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俄罗斯会逐渐变成一股温和力量,因此在欧洲大陆内部,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将会消亡,最终不再成为主要问题。

第二,北约领导人们假设,北约成立的核心目标——联合防御——已经不是维持这个军事联盟继续存在的首要原因,欧洲内部的联合防御不再迫切,因此北约必须转向全球事务,只有在全球范围进行联合防御,才能说明北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看到北约持续增加成员国,而且承担了一系列全新的全球性任务。

第三,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北约的扩张不会激怒俄罗斯,在自己的修辞中,他们把这种扩张形容为“友好的”,并假设在莫斯科眼中,这种扩张也没有任何威胁。

第四,北约领导人们假设军事联盟在北约成员国之外的遥远之地执行联合防御任务也能获得成功,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

2014年,西方政策制定者及高级顾问终于以一种非常惨痛的方式领悟到以上战略性错误。他们意识到,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一股温和力量,恰恰相反,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主动权和行动能力依旧惊人。俄罗斯也绝对没有将北约的东扩视为“温和”的,相反,其“反北约东扩”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克里姆林宫有能力和意志通过武力改变国际边境线。强势领导人普京还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决定国家的政策走向,不可能允许北约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俄罗斯的边境上。在这种“新认识”下,欧洲内部的安全防御工作不能松懈,依旧是最重要的。此外,北约在为在阿富汗、伊拉克



1999年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空袭南联盟,此举是北约尝试在前苏联解体后进入全球事务的第一次尝试。

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付出了惨重代价(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但最终获得的结果是苦涩难言的。

直到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派出军队,这种“冒天下大不韪而为之”的态度让北约领导人慌乱,在仓促寻求对俄的决定性的、一致的、可信的有效反应之际,他们也需要对联盟的基础策略进行重新评估。

欧洲依旧面临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就是最明白的例子,所以联合军事行动、联合防御依旧应该是北约最重要的任务。欧洲并未像10年前人们乐观设想的那样,成为“没有边境的乌托邦”,武力阻吓和防御必不可少。欧洲很多大国的关系相处也不如设想中融洽,北约必须重申成员国之间的联盟与合作,减少摩擦,避免激化矛盾。

对于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来说,对于北约自身来说,这等于回到了北约设立的原点。

在 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北约肯定要改变,变革是必须的,因为这个军事联盟成立的初衷是阻吓前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入侵,如果有必要还要联合进行武力回击。当前苏联不再,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平衡突然消失了,没有了防御对象,那北约的存在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让北约就此解体,于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人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北约走出传统势力范围,管一管全球事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观点得到众多(当然不是全部)安全政策专家的宣传,最终被北约领导层采纳,这导致之后北约的政策出现了两个最主要的变化。

首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北约成员国数目从16个变成28个,军事联盟在规模上空前扩张,新加入的国家有的曾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有的是前苏联加盟国。尤其是1999年,先后有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有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加盟,2009年又有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

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和评论家提出,北约的扩张必将伴随代价,肯定会产生副产品,因为这会导致俄罗斯的反叛。北约的持续东扩会给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政治机会主义者新的借口和武器,用于对付俄罗斯国内的亲西方派别,这会激化俄国内政治斗争。最坏的情况下,被激怒的国家主义者可能获得最高权力并推出对欧洲和美国更具对抗性的激烈政策。当时我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出现一个温和的、友好的俄罗斯是‘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应迈出导致俄罗斯集权化、敌对化的一步。”